

從來沒有人看見神

吳恩溥牧師



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出版

目录

从来没有人看见神
人造上帝还是上帝造人？
有人背叛了上帝

从来没有人看见神

信仰的基石

「有神」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，也是基督教最主要的内容。

基督徒信仰最要，即相信耶稣与事奉神。其实相信耶稣是为我们开辟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叫我们能以进到神面前去事奉神，因此事奉神可说是基督徒信仰最主要的内容。圣经开宗明义就说到「神」（创一 1）。圣经主要说明一件事：神对世界和人类的计划。如果没有神，基督教就根本被推翻，无法存在。没有神，基督徒不是骗子，自欺欺人；就是大傻瓜，几千年来向着「本来无一物」的神，顶礼膜拜，牺牲殉道，朝夕寻求，岂非自寻烦恼，作茧自缚？

神在哪里呢？

神在哪里呢？到底有没有神呢？

有神。

圣经里面有一句叫神的子民极其难堪的话，就是：

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」（诗四十二 3）

这是巴比伦人嘲笑以色列人的话。你们敬拜的神，究在天上还在地上，让我们看看摸摸吧！直到今天这问题仍然严重地困扰我们。小学生说，「我不信神，因我看不见。」中学生说：「我不能相信我看不见的东西！」知识份子说：「除非用科学方法证明，否则，我不能迷信神！」科学家罗兰底 Lallande 说：「我用望远镜窥探了整个天空，并没有找到神。」（他是天文学家）苏联的太空人说：「我在太空，没有看见上帝。」连基督徒都动了心，虽然不像多马「我非看见……我总不信」，总是想，如果神让我们看见，不但我的信仰更有根据，还可以争取、说服许多不信的朋友来呢！今天在我们中间，有没有存着这样的思想，盼望看得见神，可以解决信仰的问题的人呢？

可是圣经自己的话：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。」（约一 18）

主耶稣也亲自说过：「你们从来没有听见祂的声音，也没有看见祂的形像。」（约五 37）

使徒保罗也说：「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是未曾看见，也是不能看见的。」（提前六 16）

「从来」，「不能」，叫我们怎么信得来？我们怎能相信，接受那「不能看见」，「不可捉摸」的神？

客观的实在，不能凭感觉去决定

这里有二个問題，第一，肉眼不能看见的东西，能否存在？第二，肉眼不能看见神，神是否客观的存在着？

第一客观的实在，是不能凭感觉去决定的。这主要是因为人类的感觉功能十分有限，它无法也不能决定一切。原来感觉是物质的运动刺激我们的感觉器官，所引起的意识状态。感觉普通分为视、听、嗅、味、触五种。但人体器官对于任何刺激，须有一定限度，始能发生感觉。这一定的限度，称为感觉域。感觉域以上或以下就不能有所反映。像我们的听

觉，只能听到每秒钟二〇 - 四〇〇〇〇振动数的音波而已。此外，虽然空中有着极美妙的音乐，仍无法听到。

「看」也是如此，我们目力最容易错觉，黑夜见繁星点点，闪烁太空，月夜则银光泻地，疏星数点，等到白昼则万里无云，美丽的星儿早不知躲到哪儿去。岂知事实并不如此，星星闪烁天空，不舍昼夜，无奈我们的目力有限，看不清楚而已。

又像我们看见日光是白色的，那知道光线并不是白色，而是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七色的混合产物。

活动电影就是利用我们目力有限的弱点所进行着的欺骗活动！

此刻我写字，桌子是静止的，玻璃也是静止的。笔呢、纸呢，这些都是死东西，任由我挥毫涂写。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。可是物理学家告诉我们，不管是桌子也好，纸张也好，你看它摸它，它是静止着的，但它里面究竟是活着的，不停止的运动着。原来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 - 原子，它里面正以极大的速度在运动着，一刻不停，不过我们感觉不出来而已。

我们的感觉功能是这样有限，因此我们看见一事实，感觉以为「是」的，未必「是」，感觉以为「没有」的，许多时候却是「有」。我们不能凭感觉来判断一切，若想用感觉来决定问题，很容易造成错误，铸成大错！

两个世界

神的存在，我们能否凭着感觉来看祂，摸祂呢？不能！绝对不能！因为「神是个灵」（约四 14），我们乃是物质的体。灵和物质，两个世界，怎能摸得到呢？我无法摸着你的灵魂，你也无法摸着我的灵魂。俄罗斯人当人濒危时，放枝蜡烛在他手里，让他断气，立刻把烛吹灭，烛烟飘处，就指是灵魂所经之处，他们十分认真措理这事，我们却认为这是无稽之谈。因为灵魂并不是我们能够用仪器测量得出来的。对于神灵也正如此。我们无法看到圣灵，也无法看到神。说「用望远镜找不到神」的，不是无知，就是胡闹。想用科学方法，把神放在试验室内，用各样科学仪器把祂来试验分析证明祂的有没有的，也同样是不合辩证。人不能用望远镜找灵魂，怎能用望远镜找神呢？保罗说：神是「未曾看见」，而且也是「不能看见」的。

怎样确知有神？

神的存在，我们既不能用感觉器官来感觉，也不能用科学工具来证明有神呢？

确知有神可用二个方法，一个是经验，一个是推理。我告诉你金鷄纳是苦的，你尝一尝，觉得真的是苦，这是经验。你没有尝过爱情的滋味，朋友告诉你，爱情是甜的，等有一天，你从爱神的手，喝她杯中的美酒，你才恍然爱情的味道，和糖究竟有什么分别，这是经验。经验必须过来人才得着。凭着经验，这些经验就成为你主观的知识。今后如果再有人告诉你，金鷄纳是甜的，你必不能相信。有人说爱情是苦的，你的尝透了爱情的美味，一定不能同意，这就是经验。

什么是推理呢？晨起见道涂积水，就知道昨宵有雨，这叫做「夜雨难瞒」。旅行沙漠的人，见有足迹，就知道这路有人走过。看见一本书，就知道有人写作，有人印刷装订，虽然眼睛未曾见，仍确信不疑，事实也证明这「相信」无误，这是推理。

我们认识事物，有时是凭着经验，有时是凭着推理；但单凭个人窄狭的经验，容易发生错误，单凭推理也容易钻牛角尖，走入偏差。比如你对于爱情的主观经验是甜的，因此就断定爱情的味道是甜的，可是有一天你看见张先生因着爱情受打击就疯疯癫癫起来，甚或想服毒自杀，你就不能不承认你经验的领域太狭窄，原来爱情的味道有时是会变酸变苦的！比如你是一个穷小子，你想「钱能使万事应心」，因此就推想到百万富翁一定是满有平安快乐的，等到有一天，你有点钱和人家投资起来，那时患得患失，坐卧不安，你就会恍然於财主难做，也明白为什么火柴大王要自杀。因此我们要认识事物，不但要凭经验，也要加上推理；推理不够，还要加上经验，才能了解事物的真象。

我们确知有神，一方面是借着经验明白，一方面是借着推理了解。

我经验了神

我们所信仰的神，并不是缥渺莫测，高不可及。祂是「超乎众人之上，贯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」（弗四 6）。因为是住在众人之内，因此我们能够从生活中体验了祂。祂恩抱、祂慈抚、祂赦免、祂医治、祂启示、祂导引，数不清有多少次祂向我们灵中说话，也数不清有多少次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成就我们的心愿；死里复活，绝处逢生，祂在我们身上所行的神迹，真是恩深愈海。从个人的见证，以至千万圣徒的经历，都证明了：我们所信仰的神，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我们每一次数算祂的恩典，真要惊奇欢呼。

证据确凿，无法推诿！

天文学这一学科越昌明，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越加增，对于神的信仰也越坚固。有人担心科学昌明了，宗教的神秘外衣一脱下，只剩下枯骨一把，定然要摆进博物馆里去当古董。岂知大谬不然，科学越进步，我们的认识越清楚，我们越觉悟到神的实在、权能与伟大。

我们在学校念地理课时，对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名，觉得很枯燥无味，很难记忆。我们觉得世界实在太大了，穷一生之力，也看不透、行不完，面对这个浩大无垠的世界，我们感觉自己真是「渺沧海之一粟」，太渺小了。

世界太大麼？天文学家告诉我们，若能把太阳挖空，这个如盘的太阳，可装一、三〇五、〇〇〇个地球！

太阳其大无朋麼？这也不见得。太阳不过是亿万星球中的一个而已！据一九二〇年威尔逊山天文台的观察报告，我们的星球体系以太阳系为中心，所有星球约一百至二百七十亿。宇宙有多少星球体系呢？据预测有一百万万个。名科学家 James Jeans 谓星球的数量，约等于一个雨天下在伦敦的雨点，这话是有其根据的。而这些星球平均每个约大于地球一百万倍，宇宙之大，肯定足惊人！

有人做一比方，帮助我们想像宇宙的大。比方太阳是一个苹果，放在南京，地球就好像一颗粟，放在离太阳十二公尺距离的地方，最近的恒星，就要远在新加坡了。从太阳到地球坐最快的火车该走三百五十年才到达，到最近的恒星呢？因为相离太远，无法用人间年日计算，所以只好改用「光年」计算了。

原来天文学家计算距离，若用普通度量衡，满纸数字，搞都搞不清，因此用光的传播速度来计算，光每秒钟速率爲十八万六千哩，（一秒钟可沿地球赤道环绕七次），把光

一年传播的速度距离，作为计算单位，这叫做「光年」。光从太阳传播到地球只需八分钟，若从太阳到最近的恒星就须四、〇七光年（廿七万倍）

威尔逊山天文台一百吋的望远镜能探测距离五万万光年的星球，巴罗马尔山顶二百吋的望远镜却能窥探十万万光年的星球，只此数目，已够叫我们对宇宙之大无法想像，但宇宙之大，远不止此，我们肯定不能不与古先知一起感叹：

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，又如天平上的微尘。」

真个渺不足道。

我们试想一下，这些星球从哪里来？我们看见这边的房子，那边的工程，看到世上的文明，我们不能不承认是劳动人民发挥他们高度的智慧创造或功的。这万万的星球，难道是无中生有吗？我们不能相信一瓦、一屋、一椅、一桌是自然而有，难道我们能够相信大千世界是自然而有的吗？

某次有一大学生问李梅博士：

「宇宙从哪里来？」

「由神创造。」李梅博士回答。

「神从哪里来？」那大学生继续问。

「神是自有永有的。」李梅博士回答。

那大学生摇摇头、说这话太不科学。

李梅博士请那大学生用科学说明「宇宙从哪里来？」他说：

「是气质星云体进化而来。」

「星云从哪里来？」李梅博士反驳着问。

「是自然而来。」那大学生回答。

「自然从哪里来？」李梅博士再问。

「自然就是自然。」那大学生无法，勉强着回答。

李梅博士说：「这也不科学吧！」

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节说得好：「因为房屋也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」

人不肯相信世界是一位伟大智慧的神所匠心创造，却宁愿相信世界是自然而有，是物质盲碰瞎撞的结果，这真太「聪明自误」！

复杂错综的天体

更奇妙的，是众星球并不是呆坐不动，它们都运行在排定的轨道上，而运转的速度，各各不同。以地球而论，它有三种转动：

（一）每天夜二十四小时，绕地轴由西向东自转一周，时速一千哩，每年九百万哩。

（二）每年绕太阳一周，秒速十九哩，年行约五十五亿哩。

(三) 地球连同整个太阳系，以每秒十三哩速率，向北方天琴座旋去。据云，从现在起，尚须八亿年，才能到达银河中心。

其他星球的速率，每秒钟已经从一〇〇 - 一五〇〇〇哩的。

试想这些星球，运转的速率是这么参差不齐，疾徐悬殊，但它们却运转得那么准确巧合，不差毫厘，是谁叫它们如此。是不是众星自己来个「民主协商」，抑还是出于一位大智者的匠心安排？

我们看一时辰钟，内面的机件，轮齿或大或小，转动有快有慢，好像杂乱无章。但它是经过匠人细心设计的，所以就能夠精密地、准确地，完成它报时的任务。几块钱买得到的时辰钟，还需技师设计，这个复杂错综的万千天体，如果不是神大智的创造，而是由於自然盲碰瞎撞的结果，那未免太离奇。

最小的宇宙

我们仰观天体，浩大无垠；现在回头看原子，它的体积微小得等于零，虽然如此，但它的奇妙处，却与宇宙异曲同工。

原来物质的基本元素共九十七种，这些元素都由原子所组成。原子极其微细，一茶匙水就有 10^{23} 个（一千万万万万个）水分子，一个水分子是由二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合成的。物质的各种基本元素就是由於这些微不足道的原子所组成的。可是你不要轻看原子，「麻雀虽小，五官俱全，」这微细的原子，它的构造很像太阳系一样呢！从前的科学家以为原子是最基本的单位，没有方法把它分开，但晚近的科学家的，不但有方法把它分开，而且能够详细地把原子的构造秘密告诉我们。

原来原子是带阳电的核及带阴电的电子所组成。核在原子的中心，自转着，好像太阳系的太阳。离中心很远，有很轻的电子绕着核，各循轨道迅速地疾转，它们每秒钟能旋转几百万次。电子的多少，随元素的不同而异（原子序数从一至九十七没有混乱，它受着数学规律的管制）。核中还有不带电的中性东西，称做中子。一个原子，它的质子（核）、电子、中子，只占原子中的一小部份，正像太阳系里面的太阳、地球、行星，只占太阳系一小部份一样。

这是何等的奇妙！从大宇宙（星球体系）到小宇宙（原子），它们的构造和组织，是一样的精密、奇巧，充满着智慧、思想与规律，你能说这是偶然的麼？如果说神创造世界是神话，其实，「自然」产生世界才是荒诞的神话！

无声的证人

我们仰观天象，俯察万类，溯源穷理，不能不赞叹大卫说的好：

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祂的手段」。

万千的天体是无声的证人，它向人类宣告了一项伟大庄严的事实，那就是：

「起初神创造天地」。

圣保罗说得真对：

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的物，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」（罗马书一 20）

人造上帝还是上帝造人？

上帝是人主观和空想吗？

究竟是人造上帝，还是上帝造人？

有人说，宇宙间根本没有上帝，不过是人主观地、空想地造作出来的。就如：

（一）初民因为对自然现象不了解，看见风吧、火啦、雷吧、电吧，觉得它们的力量太大，它们的脾气也很利害，发作起来，谁都无法抵挡，因此一方面把这些自然现象「拟人化」起来，以为它们是一种超人的「神明」，如雷神、火神、风伯、雨师等；一方面还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去讨好它们，就如祭祀敬拜，以免触怒它们，这样发展起来，就成为后来的宗教。

（二）封建统治阶层，怕他们的江山不稳固，因此利用「神」「宗教」来欺骗人民，叫人民俯首帖耳，甘心受他们的奴役，不敢抬头。就如我国从前的帝王自称「天子」，日本的帝王称为「天皇」。帝王是「神明」的化身，得罪看得见的帝王，就等于得罪看不见的神明，这么一来，人民怕得罪神明，只好终身忍受压迫，死而无怨，封建统治就可以江山万年了。

（三）还有一些所谓圣人贤人，拆穿起来，实际是封建统治的帮凶，他们为着效忠主子，乃利用宗教，假托上帝，来奴化人民的思想。他们挂着忠孝的招牌，进行奴化教育，侈言凡忠心皇室的人，死了就可超升三界，做神做仙，凡叛逆不道的人，死了就要堕饿鬼道，下十八层地狱，这样人民虽然过着惨苦的日子，为着怕得罪上帝，怕来生受苦，半点反抗都不敢，统治阶级的阴谋就达到了。

（四）资产阶级为着恐怕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反抗，因此利用宗教和上帝麻痹他们的反抗情绪。既然有上帝，一切都是上帝命定的，那么，我做资本家，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，是上帝钦定的。你做工人，过着牛马的生活，也是上帝钦定的。你不满意你的命运，就是反抗上帝。你要讨上帝的喜悦，就应当乖乖地低首下心接受上帝给你的命运。你做马来给我骑，都是命运里注定。资产阶级就是这样捧出「上帝」来麻痹人们的思想，叫人不敢抵抗，让他们永远剥削下去。

（五）不管是帝国主义者统治殖民地也好，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劳苦群众也好，他们总是害怕有一天这些被压迫阶层苦得太过，为着争生存会起来反抗他们，因此，他们就巧妙地制造「天堂」出来。他们劝你忍耐，今生甘受折磨，上帝看你这么乖，那么来生就可到天堂享福。你今生的日子实在太苦了，可是想到天堂，还是「忍耐」，「顺服」。因此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阴谋就得大功告成。其实有钱有势的人，嘴里说天堂，他们对于天堂是不大起劲的，只有穷苦人家总拼命寻求天堂，在苦闷中用天堂来安慰自己，麻醉自己，渐渐地宗教就成为你的鸦片，叫你走向虚无缥缈的未来，今生却伸出脖子来，任由人们宰割，一点没有反抗。

（六）直到今天，科学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，许多问题还没有方法了解。就如自然界的谜，没有方法打开，因此部份科学家不能不假定有一位上帝，把自然法则人格化，作为宇宙的最后原因，来逃避问题。其实宇宙间何曾有上帝，等有一天，科学昌明了，宇宙的谜揭开，上帝就要丢在垃圾堆里，那时科学家就不必再自己哄骗自己。

(七) 还有一些人，因为觉得心中空虚，心灵无所寄托，因此就假定有一位上帝，作为膜拜的对象，这样就能摄伏思潮，使心灵趋于惺惺寂寂之境，借以修养性灵，陶醉自我。

(八) 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僧侣们（包括土和尚和洋和尚）为自己的职业，不但捧出「上帝」，甚且尽量渲染，把上帝说成神灵活现，来争取善男信女们的信仰，他们因着香火鼎盛，洋钞滚滚，就可以大发宗教财。

因着这种种不同的原因，就造出一位「本来无一物」的上帝来欺骗人、麻醉人；其实上帝完全是人造的，只要科学进步了，人类的觉悟程度提高，社会的经济情况改善，到那时，人类再不需要「上帝」，所谓「上帝」就只有到博物院里才找得到。

综括上面的论据，所谓人造上帝，大概是出于下列的几点原因：

第一：因着人类对于科学，认识不够，所以借用「上帝」来逃避问题。

第二：宗教是阶级社会的产物，是统治者用来麻痹被统治者的革命思想，冲淡和分化他们的斗争情绪，是被剥削者用来麻醉自己，逃避现实的麻醉剂，等到有一天，社会革命成功，经济情况完全改观，人民有着美好的生活，到那时宗教无所凭依，就自归淘汰。

人类为甚么会产生宗教意识？

究竟上帝是不是客观的存在着，抑还是人类主观思想所造成？解决这个问题，最重要的一点是：人类为什么会产生宗教意识，为什么普遍有上帝存在的观念？据调查全世界有百分之八十五人口有宗教信仰，你不论到什么地方去，人不论文野，地无分南北，各人的宗教容或不同，但他们崇拜神的心理都没有分别。究竟这种宗教意识从何而来？一天，有一位青年学生和我讨论这问题，他说这是初民对于自然现象不了解，就发生恐惧，发生神异的存在的沉思，以后就发展成为宗教的形式。我反问他，那么为什么只有人类能产生宗教意识，别的动物却不能；最野蛮的人有他们自己的宗教，但最聪明的猿猴、猩猩，他们面对那不能了解的自然现象，直到今天还一点没有上帝存在的观念，这是什么缘故？他听了不知所对。

其实，这是一个因果的问题，我们万不能倒果为因。为什么人类有宗教的意识？这是因人类里面有宗教的感，这种宗教感是本能的，因此在适当的情形之下，它就发展为宗教的行动。就如人类因有自卫的本能，所以一生下来，因为生活环境与母体不同，柔嫩的身体感觉不适，就呱呱大哭，用哭来表示反抗。因着各人有饮食的本能，所以一生下来，不必母教师承，就自己会张口就吃。又因着各人有性的本能，到达青春期，生理心理就起变化，晓得去追求异性，寻找配偶（旧社会因着礼教的压迫，许多青年男女把性本能强抑着，以致心身苦闷烦恼，这是不正常的）。为什么人晓得吃喝？因有饮食的本能；为什么要追求异性？因有性的本能；为什么要寻求上帝？因为里面有宗教意识。为什么初民面对自然现象，就会产生宗教意识，其他动物却一点也不被感染？这因为人类有着宗教的本能，其他的动物却没有，因此不管多麼野蛮，多麼落后的民族，总有着他们自己的宗教形式，另一方面你却找不到一只猿猴会向天祈祷，一只最聪明的走兽，会跪拜它们的神。

当大卫在月夜之时，仰首天际；不觉激动地说：「上帝阿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就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」只有

人，才有这种感触、这种寅畏崇敬的心。一切活物虽每天生活在大自然中，却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这因为人里面有宗教的本能，所以在某种情形下，敬神之心油然而生。

因此我们看定了，科学家所以会推想出一位上帝，来作为宇宙的最后原因；统治阶级所以会利用宗教来摧残人民；被压迫的劳苦群众，所以会寻求上帝来安慰自己；人类所以有宗教的意识和生活，也因为人类里面有着宗教的本能。如果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没有宗教的要求，试问谁晓得去制造「上帝」，制造了又有什麼销路！我们痛责贩卖色情的人，但如果社会的人都是「太上忘情」的一羣，一定没有人肯去贩卖色情，无奈今天社会上色情狂的人太多，这些色情贩子才有机会活动。同理，如果人类没有宗教的需要，统治阶级者一定不会利用宗教-而实际是「变成了质的宗教」去进行他们欺骗和奴役的丑恶行动。因此我说，一切说「上帝是人造出来的」的理由，都是倒果为因，违反事实的。

人有灵魂，人需要依归上帝

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人体的构造极其奇妙，里面每个需要，都得以在外界获得满足。人有寻吃的本能，外界早就有食物存在；有性的本能，人世间早就有性爱的对象；凡百需要，世界早有供应。那么，人里面有宗教的本能，难道宇宙就没有上帝，让人追求宗教的心饥渴死了？

这么看来，上帝是客观的存在着，并不是人的幻想虚构昭然若揭；而且人里面因有宗教的本能，所以就有寻求上帝的心，除非找到神，人的心将是永远饥渴，得不到安慰和满足。虽然今天世界上的宗教五花八门，甚且在某种情况下，正被一些坏人利用着，但这正证明着人心何等渴慕宗教，非宗教无以解除心灵的干渴，以致被魔鬼假借、伪冒、搀杂、混乱，真是言之痛心！

为什么人类有着宗教的本能呢？圣经这样记录着：

「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把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」
(创世记二章七节)

有「灵」的活人，这是人异于一切生物的地方。人所以成为人，因为他里面有「灵」，是上帝所特别赋予的；除了人以外，没有一样生物，甚至猿猴等高级动物仍然没有。因此只有人类有「灵」的表现，其他生物一些都没有。

「灵」的作用有三：

第一，宗教性从最文明的科学家，到没有开化的土人，都有各人的宗教，形式虽然不同，但寻求上帝的心初无二致。就是苏联，二次世界大战后，人民寻求宗教的心倍加热烈，这说明了宗教的追求，是各人灵魂上的一种基本要求。不管你用什么暴力压抑，总是无法消灭，历史的记录，便是铁证。

第二，良心 - 有人说，良心是唯心的产物。说这话的人，无非要人违背良心，逞着兽性行事。其实人所以贵于禽兽，很重要的一点是人有良心。一个人多么坏，弥留之际，总会良心发现，所以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」这是良心的作用。一个人犯法，可以饰词强辩，律师可以钻法律空子给他洗脱，可是良心却不能饶恕他。你做错了事，清夜自思，无限疚责，可是老虎咬人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别想它会后悔，会决志自新，因为老虎没有「灵」，所以没有良心的作用。

第三，直觉 - 人时常对神有领悟，有灵感，虽然元祖犯罪后，直觉的作用已经绝，但还有属灵的领悟。

这些「灵」的作用，证明了人是有「灵」的活人，他与禽兽迥异，并不是由四脚兽进化来的，而是上帝所创造的。

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宗教的要求呢？缘故很简单，因他压抑着弃置不用。性生理学家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性的要求的，但有些人因为压抑过久，就如僧侣们，他们的性机能可以归于没用，变成废物。宗教的本能也是一样。虽然如此，但「穷则呼天」，在适当的情形下，宗教性是能够「死灰复燃」的。梅日利 Mezeray 是无神派的头子，患病将死时，他承认有神，亲友讥笑他，他说，因我不久要死。有不少人硬着心抗拒神，直到站在死亡的边缘上，他不能不痛悔前非，承认着有神。

最后我要说，人是「有灵的活人」，因此人有宗教的本能，人总是如饥如渴地寻找神；当人寻到神时，不但心灵得到平安满足，而且人因着遇见神、敬拜神、与神交通，在至真、至善、至美、的造化主面前，他的生命也要起着变化，渐渐达到「神」的境界。

人若没有神，光景要怎样呢？请你想一想。

有人背叛了上帝

一。问题的发生

近年来有部份基督徒公开背叛上帝，有人在公众场合，有人在小组会，公开宣告着：

「我背叛了上帝！」

这些人以青年人居多，其中还有一些是青年领袖，平素在信仰上站着领导的地位，在人和教会面前，曾被目为属灵的勇士的。这种「背叛」行为，无疑地对于今天基督徒的信仰，正是一个严重的挑战。

当群众为着面包问题，纷纷离弃主耶稣时，主耶稣回过头来查问那些跟从祂的人：「你们也要去么？」（约翰六章六十七节）十字架的道路，从来勉强不得，盲从也不得。主要门徒从新考虑，决定去就。在这个思想动荡的时代中，主耶稣今天也要向你发问：

「你也要去么？」

你将怎样答复主耶稣的问题呢？

面对时代的挑战，有人是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。他们讥讽那些背叛者是叛徒，是信仰上的懦夫，是投机份子，不屑一提。他们拍拍胸膛，誓愿为信仰牺牲，虽流血殉道，也在所不计。对于一切的挑战，他们鄙夷着不管，他们采取鸵鸟战术，「以不变应万变」。

有人却不如此，他们认为信徒应当面对现实，要勇敢地迎接一切的挑战。信仰原是一场最剧烈的思想战争，既然在我们的阵营中有人站不住脚，向敌人投降，甚至反戈，那么，我们一定要睁开眼睛，看看敌人使用的是什麼兵器，采用的是什麼战略，我们的弱点是在什么地方，必也知己知彼，才有制胜的可能。主耶稣说过：「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要先坐下考虑他的兵能不能取胜，如果力不及人，与其战败求降，倒不如派使求和」（路加十四章卅一至卅二节）。因此，在争战的前面，我们需要全盘地、精细地、检查敌我双方的战斗力量，然后才决定怎样去制敌取胜。不然的话，匹夫之勇，鸵鸟之智，等到强敌压境，只有全线崩溃而已。

二.个人的态度

当我听见、看见、这些朋友们公开离弃基督时，不用说，我的心曾起了很大的激动。可是呢？第一，我仍然佩服这些朋友们的勇敢，如果他们不是为着投机，而是为着服从真理，试想他们能够侃然地批判他们已往所皈依的信仰，和抛弃已有一切的成就，这种追求真理、热爱真理的心（不管他们对于真理认识得怎样），我怎敢轻视他们呢？

第二，为着这些背叛基督者，不但是教会的知识青年，甚且有的是青年信徒的领袖，因此我不能不怀疑着教会既往的工作，终年忙碌的是些什麼，栽培造就的人才，竟经不起时代洪炉的考验就分崩离析。这究竟是我们的信仰有问题呢？不能在理智的时代前面站着；抑还是我们的工作失败了，没有方法带领年青的一代，认识信仰，在信仰上扎根，因而在暴风雨的前面，连根都被拔起。

大卫的时代，扫罗的战衣不但不适用，甚且成为重累（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卅八九节）。毋庸讳言地，今天多少教会工作人员是沉醉於过去的成就，迷恋着过去的老一套，抱残守缺，夜郎自大，失败又有什麼希奇，不失败那才希奇！

第三，信仰不只是情感的，更是理智的；不只是信条，更是斗争的规律；她不容许迷信，也不容许盲动。因此，我一向总是主张我们应当接受时代的挑战，随时检查我们的信仰；我们只应有一个存心，一个态度，那就是爱护真理，保守真理。基督教如果不是真理，那我们何苦做她的俘虏？基督教如果是真理，那麼一切的挑战，不但不能损其毫末，反将起着「刮垢磨光」的作用，叫我们对真理有更透彻的认识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当我听见、看见一些朋友背叛基督时，我只有退藏着重新考虑自己的信仰。

三.爲什麼他们「背叛上帝」？

我曾细心听取他们「背叛」的理由，希望从他们口中可以得着帮助：

有人说，我生长在基督教家庭中，自幼按规矩参加聚会，读经祈祷，没有间断。我也在奋兴会中受了感动，热心参加教会内面各样活动。现在经过一连串的学习，我才觉悟到过去的错误。宇宙间根本没有上帝，世界是劳动创造来的，现在我决心丢弃信仰的包袱：背叛上帝。

有人说，我经过一连串的学习，才认清帝国主义者利用宗教作为侵略我国的丑恶面目。百年来基督教就成爲帝国主义者一头忠实的走狗，来进行麻麻、侵略的罪恶活动。我恨恶帝国主义者，我也恨恶基督教，今天我决心把宗教信仰丢弃：「上帝，我背叛了你！」

有人说，早期的教会是有她的进步作用的，今天的教会早已蜕化成为一个腐化的社团。圣品人能说不能走，争权夺利，你诈我虞，与世俗无异。满身铜臭的人，不管他的手怎样，就能坐着教会的虎皮交椅，连牧师也要仰他的鼻息。教会逃避现实，没有是非，没有公义，在统治阶级面前低头，无复当年先知批逆鳞，攻击罪恶的正义行为。这样的教会，究有什麼用处，因此我决心背叛上帝，脱离教会。

有人说，我国教会里面虽然有人高呼着改革社会，提倡戒毒、戒赌、戒嫖·究竟不过是打苍蝇，他们走的是改良主义路线，对整个社会制度（一切罪恶的根源），却不敢正视，这样改良了百多年，究竟改出多少「良」来呢？奋兴会虽曾如火如荼，风靡一时，但社会道德的败坏，人类的苦难，不也是一仍旧贯么？基督教对于社会问题，对于人间疾苦，既然无能为力，我们还需要她做甚麽，因此我只有背叛信仰，去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。

他们的议论纷纷，归纳起来，主要的就是上列几点。

四。「你也要去么？」

我接受时代的挑战，小心地从各方面考虑朋友们所提的意见。我问问自己，是否你也要离弃信仰，背叛上帝？仔细的想，要怎样解决这些问题。

不错，有不少青年人，出身基督教家庭，他们自幼学会了許多宗教仪式，也曾在奋兴会中大发热心。可是真正的基督教并不是一套仪式，他们虽曾「大发热心」，不过是情感的兴奋，他们还没有摸着基督教的真正内容，始终是停滞在基督教宫墙外面。这正像雅各，虽然自幼跟着父母敬拜上帝，直等到在伯特利旷野中才开始认识上帝，体验到上帝。基督教不单是理论的，更是经验的；一个没有经验的信仰，正像建屋沙滩，一样是耐不住风吹

水冲的。对于这些青年人的「背叛」，我们不应怪责他们，而应深深责备自己，为什么自幼至长，神把他们放在我们手中，我们没有好好用真理来培植他们、建立他们，他们的失败，我们能逃避责任吗？

基督教是不是曾被帝国主义者利用作为侵略的工具呢？翻开近代历史，我们也承认这曾经是事实。但基督教究竟是基督教，她并不是帝国主义；不但不是，而且真正的基督教对于帝国主义，对于一切侵略制度、侵略行为是完全定罪的，咒诅的、这一点应该是大家公认的事实。因此，我们绝不能把她与帝国主义混为一谈。这正像我们不能因鼻子痛了，就把鼻子割掉；不能因现代的科学成果曾被侵略者所利用，就否定一切科学的价值；不能因耶稣曾被坏人钉在十字架上，就否认祂的伟大。也因此，我们绝不应把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一样定罪、一样痛恨；我们要把基督教「纯洁」起来，回到圣经里面去，把一切原来不属于基督教的杂质肃清，让基督教担负起，并完成她救人救世的伟大使命。

想到这里，我们不能不深自咎责：「三十而立」，中国教会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，为什么还不能自立？还要倚靠外国差会过日子？外国教士到中国传福音，福音传开了，教会建立了，为什么不赶紧把一切的「权」交出来，到别的地方继续未了的工作？我们自己这样不争气，外国差会这样不老实，难怪人们「有机可乘」，要给我们戴上大帽子，真是言之痛心。

基督教蜕化了么？这是事实。尼赫鲁曾批评她失去生命、失去能力，好像化石一样。但这不是说，基督的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教会，乃是地上的教会失去了贞洁，与世俗联合，走老底嘉的路线（启示录三章十七至廿节）、物质化、拜金主义化、个人主义化。她们打着十字架的旗号，但基督早被赶出门外；她们背叛真理，好像一团发了旧酵的面，已经失去见证（哥林多前书五章）。我们承认这些，但这些并不够叫我们离弃基督；相反地，爱主的基督青年们，乃要起来跟着基督，手里拿好鞭子，从自己心里的圣殿着手，以后到教堂里面去，把一切牛、羊、鸽子、钱桌子，糟蹋圣殿的东西，一概肃清，做基督的勇士。

基督教是改良主义么？我们只要看她说「重生」，主张生命的根本改造，就知道她并不是改良主义。对于社会改革方面，只因基督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，她并非政治，因此她手里不拿刀，而用爱心与义行做武器，借着牺牲与公义去建立人间的新秩序。凡地上一切善良的主张，对人民有益的事情，她总是同情，并且尽力去协助完成，二千年来基督教对人类的伟大贡献，足资证明。基督教是「宗教」，我们又怎能将「政治」上的事来向她苛求？

五。「我知道所信的是谁」

若干青年人已经「背叛了上帝」，他们背叛的理由，以我而论，还不够力量叫我跟着他们走。虽然如此，我还要更深的考虑，把信仰作重新的猜定。究竟我是否也要离弃信仰？

第一，我信仰有上帝。有神的观念，在我里面，真是越久越清楚，有如清晨的太阳，越照越明。我同意「劳动创造世界」这句话，不过这里的「世界」，辩证唯物论的信徒已经指出，并不是指着大自然，而是指着人类的文明说的。那么自然界的宇宙是谁创造的呢？当我看见它组织那么严密，复杂错综，而有一定的法则，我不能不相信是出自一位有思想有计划的匠心。对于宇宙的奥秘，辩证唯物论者「聪明」地避开，他叫你别钻牛角尖。对于宇宙来源的问题，辩证唯物论最多是告诉我们第二因，只有圣经才告诉我们第一因：「起初上帝创造世界」。

我有一只表，每天得给它开发条。我有一间房子，每天得给它打扫。我们住的城市，必得有人负责管理。这个浩大无垠的宇宙，是谁维持，是谁管理，是谁掌握着自然法则？我相信是上帝。

我涉猎过医籍，觉得人体实在太奇妙。一眼之微，一耳之细，就是集现代最著名的科学家也没有办法仿制。据统计人体血液大概有五公升，血球之微，三千三百个只排廿公厘长，可是若把人体血球总动员，直綫堆积起来比额菲尔士峰（喜马拉雅山第一峰）还高五千倍。这几公升血液，每年给人体搬进养料，搬出废料，数达几千斤。人体的构造太奇妙了，它的功用也太伟大了，我无法相信植虫（具有动物和植物许多共同性的最简单的有机体）是我们的先祖，也无法接受植物原与我们同一生命的理论。我总相信有灵魂的人是上帝所创造来的。

我读过历史，看见邦国兴亡；灭人国者人也灭其国，强权终难持久。亚述、巴比伦、如今安在？这就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，也如满炉乱蓬，瞬成灰烬。从历史的演变中，我看见上帝公义的手在掌管着。如果没有上帝，这个世界早就「率兽食人」，民无噍类矣。

从我自己的经历中，二十年来神用手中的巧妙引导，牧养我。我可以见证说，没有神一定今天没有我。我一位亲戚患阑尾炎，肠穿腹鼓，医生断他必死，凭着应许我们用祈祷叫他活过来（不吃一点药），他今天仍健在人间。我自己病倒了，面临死地，神叫我起来，医生要我静养二年，我却凭着神的应许劳碌奔波，一点静养都没有；三十年来我依然活着，照常工作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我经历了神，我的生活就是神迹。神在我的生命中，是这么实在，我怎么能否认祂呢？

当我想起了年青的朋友，他们已经背叛了神，我一点不敢怪责他们；如果我们能够带领他们，帮助他们，让他们亲自遇见上帝，经历上帝，他们又何至于离弃信仰呢？他们的失败，实在是我们的亏欠！求主怜悯我们。

第二，我信仰耶稣，我也崇拜耶稣。我读过许多的传记，研究过不少伟人的生平。越久我越觉得耶稣的伟大和完全。祂是那么的诚实，祂的口没有半句夸大的话，祂的心没有半点机诈，祂说话从没有欺骗人，祂做事从没有弄过半点手段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在这谰张爲幻，遍地机檻的社会中，我深觉除了耶稣以外，没有人可以一诉衷曲。祂是那麽的仁爱、圣洁，那麽的不自私。祂所做的一切，并不是沽名钓誉，也不爲争权夺利；祂仆仆风尘，席不暇暖，以致因工作过劳，形容枯岩，卅多岁宛若五十余岁。在祂整个生命史中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牺牲自我，爲人类求平安。

我喜欢默想耶稣，祂自愿选择马槽安身，选择木匠来养家，充份表现出祂热爱穷苦大众，尊重劳动人民的心。祂一方面说，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爲天国是他们的。」一方面说，「财主进天国，给骆驼穿针眼还困难。」祂对于穷苦人家，是完全同情，深度了解：祂肯定拉撒路，虽然是乞丐，但身心清白，配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；同情娼妓，知道她们是被牺牲、被出卖的一羣，因此祂说，「娼妓和税吏，倒比圣人、大人，更先进上帝国。」（马太廿一章卅一卅二节）

对于劳动人民，祂自己三十年久干着木匠的生活（马可六章三节），深知道劳工生活的滋味如何。祂说：我父作工直到如今（My Father Worketh Hitherto），原来上帝也是工人。祂体会到失业工人的苦闷，在祂所设的天国的比臙中，祂说过这样的对话：

「你们爲什麼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」

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」

不是他们懒骨头，不争气，原来是社会亏负他们，迫使他们。主耶稣就这样代替他们说话。

你若细心研究耶稣的生平，就可以看清楚，祂一生的工作和道路，好像天上的太阳，不断的燃烧自己，爆裂自己，却给人类带来了光明、仁慈和温暖。最后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还借着自己的擘碎，给人类开辟了到达天堂的康庄大道。

六·我怎么忍背叛祂呢？

从出生到如今，五十多年来的经历中，我经验了上帝，体验了耶稣，祂是我的救赎主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、老师、生命和力量，我敢与保罗同声见证着说：

「我知道所信的是谁。」

我怎么能背叛祂呢？

初期教会，士每拿监督坡旅甲在斗兽场上，殉道的前一刻说了一句极其宝贵的话：

「我服事基督八十六年，祂从没有亏负我，我怎敢背叛祂？」

今天，我要用着战兢的心，答复我的朋友们说，在我的生命中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祂对我的爱，真是昊天罔极，恩深愈海，我怎么能，又怎忍背叛祂？